

第一章

认识世界的旅程



当婴儿出生时，有这样一个细节不知你是否关注过：婴儿在母体里不仅仅是静静等待被生出来，更是主动地要求降临人间的。这种主动投入世界的意识是乐观的，是人的天性中的一部分。然而，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他们还需要在前辈们一步一步的引导下成长。

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人类的婴儿最会用手指表达自己的意愿。你看，那空中挥舞着的手臂意味着一个又一个的愿望、请求，像一种意义丰富的语言。当人还是一个小小的婴儿，自我意识尚未形成时，他已学会了提出要求：“请回答我！”“请给我一个解释！”当婴儿的头部可以高高抬起甚至可以四下转动时，令他惊讶不已的东西将日渐增多。他伸出那个替代语言的手指，像是在请求：“告诉我，那是什么奇怪的东西？那是一辆自行车，这是一个吹风机。”婴儿在提问时，总是先注视令他疑惑的对象，随后将目光转移到大人身上，好像在央求自己的长辈跟他分享一些经验和知识。面对这样的渴望，我们怎能忍心拒绝呢？

母亲十月怀胎，从她生下小生命的那一天起，便开始履行自己的教育使命。其实，不仅是母亲，每个成人都可以成为天生的教师：当我们对婴儿说话时，语速自然就会放慢，音调自然就会提高。我们一字一顿地重复着那些简单的音节，以便让孩子能够清晰地感受语言的作用。我们弯下腰与孩子的眼睛对视，以便他们理解我们面部表情的含义。孩子的手指在陌生的东西和我们的目光之间来回挥动，像是画出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问号。现在，轮到我们把上一代人教给我们的东西再教给下一代了。与婴儿交谈的能力像是上天早已输入我们头脑中的一道程序，虽然 1 岁小童对语言的理解还很有限，可是我们仍旧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每件东西的名称，喋喋不休地评论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这种“关怀备至”的系统工程中，作为世界第一大物种的人类不断地繁衍着。

昂头翘首、聚精会神，这些都是孩子认知世界时的典型姿势。

你可别小看这轻轻地一抬，他眼前出现的可是整个的世界，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现实的还是想像的，都变得一目了然，像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不断探索新的认知领域，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这就是学习。哲学家斯劳特戴克说过，人类是一种“可生活在多重世界里的动物”，他们在不断认识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智力和精神世界。

只要我们置身在这个世界上，就会不间断地与经验打交道，这样的经历将陪伴人的一生。而人一生中最具冒险性、刺激性和开拓性的经历，应该说是在人生的头几年。在人的早期阶段，遗传基因就为婴儿储存了无比巨大的潜能，即使婴儿若干年后在生理上仍然不能适应这个世界，这种潜能却可以帮助他学会接收各种信息，并理解信息所表达的含义，使他无论是在婆罗洲，还是波士顿，都能依靠这种潜能适应这个世界。婴儿期的孩子比任何成长期的孩子都更依赖于他人，依赖于信息的传播者。一个婴儿要理解他人的面部表情或语言，需要很大的脑容量。而人的大脑正好非常活跃，总是积极地接受外来的信息。这些信息并非一定要来自母亲，任何一个人所给予的知识信息，都会同样起到刺激婴儿大脑的作用。

弗洛伊德将学龄前儿童的这种能力叫做“闪光的灵气”，儿童在智力上有巨大的潜能、旺盛的发现欲望和无可比拟的学习热情。婴儿是忠实的学习者，从不偷懒，也决不作弊。你如果看见过婴儿学习爬行，就会知道，他们从来都没有厌烦过爬行。

歌德曾在初生婴儿身上，发现他们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质。他在《诗与真》中写道：“如果婴儿可以像他们显示出的潜质那样去发展，他们将个个是天才。”先天的潜质使婴儿的可塑性变得非常大，他们具备学习一切的可能性，他们对世界的感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令我们成人望尘莫及。无论你是谁，一旦来到这个世界，就迈上了“认知世界”这条长征之路。

父母的关注

一个7岁的孩子都应该经历过什么？学会了什么？又应该知道些什么？或者至少应该接触过什么？

这些问题是谁最先提出的呢？是父母。

对父母来说，孩子面对着未来千千万万的机会，这自然给父母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希望虽然诱人，压力却也沉重。家长常会为这些问题费尽心思，惶惶不安。孩子1岁以后，日常生活中父母和孩子稍有一些距离感，家长便会紧张地反问自己：孩子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了吗？因为在新生儿期，父母还可以随着婴儿发育，熟悉和掌握他的生活节奏和情绪。进入婴儿期的孩子则与新生儿不同了，抓握、坐、行这些身体的发育，使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他们全身心地踏上了探索之路，常常是一个“本领”还没有练习到纯熟的地步，另一个“训练”就接踵而来：凝视、抓握、坐卧、啃咬，直至走路，婴儿忙得不亦乐乎。

随着孩子掌握的语言越来越丰富，他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接受的学习刺激越来越多，他们所要面对的选择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此时的父母常常会对自己的教育产生疑虑：不会因为自己考虑不周而疏忽了什么吧？万一疏忽了，是否会耽搁孩子今后的发展呢？孩子的某些潜能会不会因为没有得到及时开发而被埋没？在整个成长时期，从陪伴成长到放手独立，还有与周围的一切友好相处……凡是母亲能想到的都一一做到了，一个年轻人走上社会前该具备的也都具备了。但是父母是否可以就此放心地认为，孩子的前途不存在问题了呢？

天下父母的骨子里没有一个不是野心勃勃的。那么，他们最期待的是什么呢？当然不希望孩子的童年过得像自己那样。他们会揣摩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别的家长是如何教育孩子的？专家是怎么说

的？孩子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关注？孩子出生后，时间变得十分紧张，生活显得十分局促，头几个月甚至头几年里，父母常常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其他。直到有一天，孩子忽然同意去小朋友家过夜，或者夜里没有哭闹起夜，父母的心才突然轻松下来，开始考虑如何安排孩子剩余的童年：算算距离上学还有几年的时间？难道就这么放手让他一直玩下去？是否不该让孩子学习太多的东西？该不该学外语？如果要学就不能再拖了。儿童关键期理论认为：在每个年龄段里，都有一段最适宜发展孩子某一认知能力的时间，比如数学、语言或是音乐。难道我们每次为生日蛋糕增添一根蜡烛时，就甘心关闭孩子的一扇发展之窗吗？我们是不是太忽视童年，把早期开发看得过于轻率了？看人家 4 岁女孩寄来的明信片，上面不仅写着自己的名字，还亲笔写着热情的祝福呢！

父母抚育孩子与动物大同小异。动物在举家迁徙之前，必须事先仔细规划一番：他们脑子里旋转的问题都紧紧围绕着孩子，就像高空的飞鸟围着自己的鸟窝来回盘旋一般。什么地方是草木最茂盛的牧场？什么时候外出危险性最小？家长这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心理被俄国的发展心理学家列夫·维果斯基称为“最近发展区”。

我们知道，动物的许多生存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袋鼠和麻雀，它们依赖天生的基因条件便可以生存。而人类却并不如此。在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能力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判断能力，即人的自由选择的能力，人可以在拒绝时说“不”。由此可见，只有当孩子具备了自己提出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能力时，才能适应社会，成为一个了解人类世界的人。此外，即使成人能够提供所谓最现代、最完整的信息手段，孩子的认知经验也不见得会增加几分，因为真正的认知概念向来是与个人的亲身经历、社会经验以及客观世界紧密相关的。

明白了人类成长的特性，再回过头看看我们给孩子精心制定的那些详细的前途计划，是不是显得有些多余呢？20 世纪给我们留下的一系列问题，使教育学家们不但对传统的教育方法产生了怀疑，

比如对灌输式教育方式的怀疑，甚至有些人对教育学也开始不屑一顾了。20 世纪教育家走过的所有的道路，无论是阳关道，还是独木桥，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对孩子的教育是不可以用灌输的方式进行的。因为只有当他们想学的时候，才能学进去。比如，70 年代推行的早期阅读计划，就没有使孩子变得更加聪明。20 世纪末，很多成年人都感到了自己知识老化的问题，这使他们对那一代人的整个“知识结构”产生了怀疑。1980 年，彼得·汉德克在他的一个儿童故事中这样描写道：“我感到孩子掌握的知识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而这一切都是变化多端的时间造成的。”

20 年以后，有 5 个成年人在一个报告厅里试图打开一个立体音响，想尽办法也没有成功。最后，他们不得不在附近找一个小孩子来帮忙。

我们是否应将上述的观念带到儿童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以强化孩子“自己教自己”的信念呢？今天的年轻父母，既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又要不断及时补充自己的知识，这注定要耗费他们不少心血！

不同文化中的儿童观

一个7岁的孩子都应该经历过什么？学会了什么？又应该知道些什么？或者至少应该接触过什么？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的民族都会提出这些问题。

我们相信，每个文化圈的民族都能够依据事实，说明本文化为孩子人生的第一阶段提供了什么，或者尚未提供什么。教育儿童。建构这一部分群体的重要发展阶段是每个社会的一项持久任务。那么，世界各种文化对孩子认知世界这个问题的看法又有哪些不同呢？

儿童是了解一个民族的一把钥匙。在儿童的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见一个社会的风俗，还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整体智慧和未来的潜力。不同的民族会对下列的问题有不尽相同的回答：就社会而言，在下一代人的早期教育上愿意花费多少力气，投入多少资本？就父母而言，一个孩子值得投入多少精力、时间和金钱？如何界定一个儿童所需要的自由度？在哪些情况下允许孩子说“不”？

迄今，在儿童心理学及有关童年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世界各国儿童的自我认知能力的比较研究可以说寥寥无几，研究所提供的统计资料一般也过于笼统。虽然确认各国婴儿死亡率的数字并不难，对不同环境下孩子所处的家庭类型也略知一二（比如印度、美国 and 肯尼亚家庭间的差别），但是更加详细丰富的资料便无从获取了。比如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几代人同居的家庭中是如何分配空间的（既包括住宅内的小空间，也包括城市的大空间）？儿童问题在新闻传媒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位置？儿童问题只是从属于妇女问题的一部分吗？或者只是报纸周末副刊的应景文章？有关儿童的报道可以占据报纸的头版头条吗？可以在电视的黄金时段播放吗？每个国家的儿童早期生活都会受制于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有的文化对

儿童学习成绩的期望值高无止境；而有的文化则提倡让孩子回到田园风光之中，享受天堂般的欢乐。母亲一般愿意为孩子花费多少时间？她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吗？也就是说能转化为报酬吗？与孩子打交道的专业人员在本文化中享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幼师是个热门职业吗？

在儿童成长的问题上，我们很缺乏对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这是未来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

教育的义务

一个 7 岁的孩子都应该经历过什么？学会了什么？又应该知道些什么？或者至少应该接触过什么？

除了父母和社会，幼教工作者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一场关于新的教育理念的讨论中，我们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逐渐地，才把对这些问题深入到早期教育领域。

1996 年以来，每个在德国生活的孩子都有上幼儿园的权利，也就是说，最迟从 4 岁开始，所有在德国生活的孩子都要上幼儿园了。

如此计算下来，每个德国学龄前儿童在幼儿园度过的时间将近 4000 个小时。自 1996 年德国《幼儿园法》生效以来，所有幼儿园的任务不再只是一般性地照顾看护，而是要充分履行一种教育义务。由于历史原因，德国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幼儿园：一种是因母亲在工厂或在田间劳动而送孩子进的托儿所；一种是收费昂贵的高级幼儿园。《幼儿园法》生效后，这两种带有阶级分化倾向的幼儿园之间的差别，至少在说法上被消除了。原来那些整天忧心忡忡研究幼儿教育问题的协会和机构也明显地减少了。

在德国，幼儿教育从业者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十分有限。在过去的 30 年里，这个行业的从业人数虽然增加了 4 倍，然而，95% 的从业者为首女性的状况却一直没能改变。她们收入最高的也只相当于小学教师的 2/3。幼儿园教师通常获得的是专业学校的文凭，很少有机会接受艺术与科学方面的系统培训，因而在欧洲其他国家很难找到工作。据调查，在欧洲国家幼儿教师培训的排行榜上，德国和奥地利均排在靠后的位置。此外，人们还普遍有一种偏见，认为幼儿园老师都是学习成绩欠佳的年轻女性。随着教育的扩展，全日制高中女学生的比例日益增加，使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年轻女性更加

不愿意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

童年，在 20 世纪曾几度成为充满希望的主题，除家长和幼儿教育者以外，还引起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历史上最近一次引发“童年问题爆炸”的时间是 1968 年以后。（1968 年欧洲经历了一次广泛的思想变革，它首先从大学生运动开始，然后覆盖其他各个领域，是欧洲当代一次重要的文化上的革命。“1968”后来被视为欧洲反传统与反权威的革新运动的象征。）

当今许多政坛人物、社会名流都曾在 70 年代的“幼儿店”里工作过。当时，人们凭直觉一致地认为，要想摆脱纳粹和战争给德国人带来的专制思想的束缚，就必须从娃娃做起。一个人的民主精神必须从他的童年时期着手培养，然后才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的社会行为和心理状态。

当时儿童教育是一派开明和自由的景象。随着孩子的成长，又常有新的题目被提出来讨论。然而，80 年代以来，这种改革的力量逐渐衰减，一提到儿童和童年便鸦雀无声。只有偶尔提到退休金时，人们才会想到儿童出生人数锐减的问题，除此之外便再也引不起什么关注了。儿童仅仅被看作是社会上的少数群体，好像儿童只是社会工作者关心的对象。80 年代，前联邦德国幼儿园的主要任务很明确：按时开门，照顾好每个孩子，以便让母亲更放心地工作和学习。

很明显，当时关注的不是孩子的教育问题，而是方便妇女的问题。母亲提出的口号是：家庭事业两不误。幼儿园在当时只不过是一种服务性行业罢了。

那么，当时的幼儿教育专家又讨论些什么问题呢？虽然他们讨论的是儿童工作的一些“框架”，不过一直停留在对一些专业术语的争论上，像是一场咬文嚼字的游戏。比如，给幼儿园下定义：一种“按照社会与家长需求照料儿童”的“公用设施”；幼儿园与“全体家长”按他们的“期望要求”就“开放时间”与“教育内容”达成“协议”。又比如，要把孩子待在幼儿园里这句话改成待

在“适合幼儿生活与学习的空间”里。当时各种议论都有：有的说幼儿园起码要安排一个孩子可以接受的环境，这对一个富裕的国家来说并不困难，完全有能力做到。其次，幼儿园应该营造一个没有压力的娱乐氛围。即使一定要引导孩子学习，也应当首先征得孩子的同意，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至于艺术与科学的教育，一概提不到日程上来，总是一推再推不作决定。这样一来，幼儿教师完全没有业务压力在身，唯一的任务是培养孩子的社会行为。在当时的整个教育气氛中，稍一提学习和教育，马上就被冠以“唯成绩论”的帽子。当时幼儿教育者的一项特殊任务，就是不许过早地对孩子提出学习上的任何要求，教育的标准也只有两条，一是具备创造性；二是防止攻击性。80年代的人们对孩子的未来和前途，好像很少担心忧虑，也许缘于当时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率和历史上最低的工人失业率。

千万不能把幼儿园学校化！直到今天，有些幼儿园老师在设计幼儿园的理想蓝图时，偏爱的装饰、布置仍然是柔和的灯光、香喷喷的小床、美妙的音乐和铺有软垫的靠椅、吊床。这就是所谓的快乐教育与闲暇教育。而与此针锋相对的另一种布置是，设立书写角、手工工作台以及小小实验室，目的是激发孩子的钻研精神和发明创造力，可惜这样做的人并不多。但是无论如何，幼儿教育工作者已经纷纷动起来了，他们开始重新理解与认识“教育的使命”。一批年轻的父母，虽然自己是在80年代弱化竞争的氛围中长大的，但在接受高等教育和从事职业的过程中，深刻体验到工业社会须向知识社会过渡。同父母们一样，幼儿教师也深感日常生活的巨大变迁。这意味着一个崭新的童年概念、一个崭新的幼儿教育者的形象即将出现，我们称之为“尝试学习”。问题是如何将之贯穿到那4000个小时之中？

儿童认知世界的社会调查

一个 7 岁的孩子都应该经历过什么？学会了什么？又应该知道些什么？或者至少应该接触过什么？

从 1996 年到 1999 年的 3 年间，我们调查走访了各种人群，他们来自各种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以及各种不同教育背景。他们当中有父母、祖父母、教育者，还有年轻人；提供咨询的有脑科学专家、发展心理学家、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和小学教学法的专家；我们还走访了一位老人院院长、一位大主教、刚分娩的产妇、失业的父亲、企业家、瑞士联邦军将军、火车站报摊售货员、市场小贩、不识字的土耳其妇女和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那么，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都希望今天一个 7 岁的孩子具备哪些认知世界的经验呢？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 7 岁的孩子呢？7 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在各种文化背景下，7 岁都被视为人生的第一个门槛。在德国，孩子 7 岁开始上小学一年级，开始从零星学习迈向系统化学习。

这样一种社会调研必须听取多种声音，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每个人都有资格评论。

我们进行了 150 多个人的采访，应该说包罗了一个 7 岁孩子的全部生活。与所有教育访谈一样，我们的问题是成年人对孩子认知世界的希望，但成年人谈出来的全部是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们的提问像是一面面棱镜，闪出一道道美丽的光谱，那就是成年人丰富多彩的工作经验与生活经历。

在孩子身上，成年人常常与儿时的自己相遇，与自己的童年相重叠，他们在重温那些早已忘却的问题时，表现出极大的兴味。大作家席勒发现，在孩子身上有一种“自由自在”。他说，那是一种感动，像是欣赏美景，像是怜惜小动物或是感叹珍宝名石。对于席

勒来说，孩子是不可以随意摆布的，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着存在的意义。席勒认为，我们成人喜欢的往往不是童年本身，而是孩子身上体现出的自成一体、对自我的确信和人格的尊严。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传诵着“孩子是世界的拯救者”的说法。此外，还有“童言无忌”、“儿童更接近理想的天国”等等美言。席勒当年就称童年是一种人类解放的模式。然而，直到在被称为“儿童的世纪”的今天，这个概念仍然没有被人理解和接受。20世纪70年代，由于家庭结构变小，出现了一些新的潮流：人们对于孩子的关注，像是喜爱意大利歌剧的观众关注女主角一样，她的一举一动都牵引着人们的目光。新一代父母看待孩子的眼光不再像他们的上一代那样粗心大意，而是变得越来越细致、敏感，一点一滴都入目入心，什么孩子产生嫉妒心啦，分离使他痛苦啦，还有性教育，与人相处的关系等等。但是，也因此产生了新的问题，人们在思考：如何才能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小皇帝”培养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健康个体？

今天，成人面对着众多的挑战，而第一步就是要做好不断从零开始的准备，不断地更新知识，并不断地让自己的认知能力跟上日新月异科技发展时代。父母应当看到，在认知世界方面，孩子是天生的专家。从孩子身上，成人可以学到一系列的本事。比如怎样自学成才，怎样完成自我教育，怎样做自己的老师以及怎样解决问题。

那么，初涉世界的孩子是如何给我们成人作出示范的呢？

当孩子把一样东西指给我们看时，往往异常兴奋，就像这个东西是头一次产生，头一次被制造出来的。在日本社会中，无拘无束的自由表达通常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所以成人尤其懂得享受学龄前儿童的天真烂漫。日本人不仅喜爱孩子的勇气，同时也敬佩他们表达愤怒时的胆量和想像：台风、地震或许就是上帝像小孩子一样，在发脾气！

我们抚育孩子时，所付出的艰辛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可以在

这个过程中与孩子共同享受许多难忘的瞬间：我们可以分享孩子第一次用文字传达出一个信息时的怦然心动；分享孩子观察蜘蛛不停抖动的腿时的诧异不安；还可以和孩子一起欣赏深海鱼优雅的游戏；感叹磁场发射出的神奇魔力。

我们成年人对于阅读早已司空见惯，偶尔还会感到厌烦。但孩子与我们相反，当他第一次把一个个单词连成一个短句时的那种胜利感，简直无与伦比。不光是我们让孩子看世界，孩子也带给我们一种观察事情和现象的新视角，那是多么人性的眼光。发明家奥托·汪克尔这样说：“当我发明的時候，就又变回一个孩子了。”

我们的采访对象很愿意把复杂的“认知世界”话题，变成简单的问题来谈。这个简化的过程像是又打开了另一扇世界大门的过程。凡是涉及具有科学价值的认知内容，就尽量简化其中使孩子眼花缭乱的信息。此外，我们这一项目之所以紧紧地吸引住每个访谈对象，还因为它源于一个“最美好的动机”——他们默默地向我们承诺：把自己最好的经历奉献出来。

大多数的访谈都基本把握住了“一个7岁孩子认知世界全貌”的原则。我在归纳综合之后，列出了我的第一份清单，所涉及的内容包括生活实践、社会意识、身体运动机能、生理认知和审美观。

7岁儿童认知世界概览：第一份清单（1996年）

一个7岁的孩子应该会做4件家务，如扫地，叠被子，晾衣服，洗手帕。他应该会包装礼品，会看着食谱为自己和小朋友们做两道菜肴。他应当会为婴儿裹尿布，或者至少帮忙做过。他曾经问过大人，生命是怎样产生的。他能设想患感冒的感觉以及受伤后的疼痛。每个孩子应当知道怎样给3种不同的小动物喂食，如何浇花。一个7岁的孩子应当至少去过一次墓地。他应该知道什么是盲文，甚至认得几个盲文。他会变一两个小魔术，会唱3首歌，包括一首外语歌。他曾用一件乐器演奏过一首乐曲，会听着录音磁带指

挥一段交响乐，还懂得音乐中的休止符号也是音乐，是音乐的一部分。他能分辨几种外语，分辨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他会复述几个谜语，讲几个笑话，说几段绕口令。他还会用哑语表达几种情景或现象，表演两个不同国家的人相互打招呼的特点。他会使用双语写押韵的儿歌，曾经写过一汉字，见过一个日晷，走过一次夜路，从望远镜中看过星空，并认识星座。他知道什么是地下水，什么是字典，什么是水平仪。他知道慢镜头、筛检程序、市内地图、建筑模型。他去过书店、教堂（或者是清真寺、犹太教堂等）和博物馆。他还曾经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大声朗诵过一首诗歌。

一个 7 岁的孩子应当了解一些家族史，比如知道几个有关父母或是祖父母过去生活的故事，知道自己生活中的故事，比如能讲几件自己幼小时发生的趣事。

他能从两个不同的立场阐述一场争执，能举例说明不公平是怎样一回事。

一个 7 岁的孩子应该认识以下的概念：秘密、好客、内心的声音、嫉妒、思乡和误解，能举例说明一样东西的物质价值和感情价值之间的区别……

这份清单刚列出来时，有很多人表示不满。他们说：“要求太过分！太苛刻了！让孩子认识盲文，会写一个汉字，这些连我自己都还不会呢！列清单的人肯定没有养过孩子！”“要会听着录音指挥一段交响乐——这简直是荒唐！要会说两段绕口令，唱 3 首歌，为什么不是 6 首或者 15 首呢，那样不是更好吗？”地下水？——难道让我们的孩子现在就开始背上沉重的环境问题包袱？这是哪个环保主义者想出来的馊主意？列‘清单’这种方法，也太书呆子气了。难道我们的孩子以后都按这份单子来接受教育吗？”

这种愤慨情绪使我们谈话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唱反调的人比比皆是，有的说，这份教育清单简直是想入非非，狂妄无边，难道不应该反对吗？为孩子设计一个理想的童年时，难道有必要让孩子了解那么多负面的事情吗？有的说，越是想营造一个超级优秀的童

年，在现实里得到的越是相反的结果，不是残缺不全就是缺乏文化修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理想总是和具体的人，具体的孩子合不到一起呢？还有人问道，一个理想的童年难道真的比现实中经历过的童年更好吗？难道一个现实中的人不比一个理想中的人更有价值吗？培养一个积极向上的 7 岁孩子，难道必须依靠设计吗？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我的这份清单并不是用来检验孩子是否已经具备某种经历或能力的。相反，它是为成人提供的对照表，成人通过它可以检验自己尽教育义务时的情况，他们从中可以清楚地觉察出，自己在教育一个 7 岁孩子时，究竟还有哪些欠缺，哪些教育机会尚未及时提供，而教育者（家长、老师、邻居）如何将这这些欠缺整合成项目，再次提供给孩子。我们认为，清单上列出的这些机会在一个孩子的头 7 年中，无论早晚，至少应当出现过一次。

我们不是要强迫孩子去经历所有的事情，像一位父亲担心的那样，那样做只能导致类似厌食一样的恶果。也许有人以为这份清单会使一个孩子一刻不停地被刺激来刺激去，被心理教育学家评论来评论去。肯定有人认为这太过分了！请不要误会，我们说的 7 岁儿童实际上指的是整整一代人，是一个集体的概念，并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说句实话，清单上的每一条对童年都是很重要的，轻率地删掉似乎也是不妥当的。

今天早期教育的标准大体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必须随时进行调整，在删减的时候，应以“不影响孩子的基本认知”为原则。

在过去的教育中，人们总是强调“教育要视情境而定”。尤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幼教工作者很偏爱这个观点。他们的教育理论听起来既简单又轻巧：“孩子只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感兴趣，所以他们提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教育只涉及他们生活中遇到的情景……”这种做法其实把孩子牢牢局限在个人的家庭出身和阶层的范围内。试想，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对自己从未接触过的东西提问呢？我们不得不出来影响一下孩子们的命运了。采摘草莓，